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

主编／潘懋元 史秋衡

第6卷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

第6卷

主编 / 潘懋元 史秋衡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出版人 李 东
责任编辑 何 艺
版式设计 杨玲玲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叶小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 第6卷 / 潘懋元, 史秋衡主编.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191-0830-4

I. ①中… II. ①潘… ②史… III. ①高等教育—研
究—中国 IV. ①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1769 号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 (第6卷)

ZHONGGUO GAODENG JIAOYU PINGLUN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9号

邮 编 100101

传 真 010-64891796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编辑部电话 010-64989421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印 张 11.25

字 数 202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ZHONGGUO GAODENG JIAOYU PINGLUN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系列
由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资助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编委会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陈玉琨	华东师范大学
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
刘海峰	厦门大学
潘懋元	厦门大学
史秋衡	厦门大学
王洪才	厦门大学
邬大光	厦门大学
吴康宁	南京师范大学
杨德广	上海师范大学
杨广云	厦门大学
钟秉林	北京师范大学

序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主办的学术集刊。集刊依托厦门大学高教中心/教研院的高水准高等教育研究与交流平台，坚持“创新高等教育基本理论，探寻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研讨高等教育重大问题，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以高质量的中外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为特色，探讨中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问题。

本卷包括三个学术专栏。第一专栏为高等教育发展，内容涉及终身学习的传记研究、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西藏传统学科教育、教会大学与中国文化、荷兰研究型大学使命、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治理结构及其特征等。第二专栏为高校招生考试及人才培养，内容涉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自主招生、高校学业考试、大学生学习满意度、本科公共基础课程等。第三专栏为高校教师发展及教师教育，内容涉及高校青年教师专业发展动力、女教职工退休年龄意愿、高校教师职业化、小班化教学中的教师专业发展、地方大学教师的转型发展等。

衷心感谢诸位专家学者不吝赐稿，他们关于高等教育发展、高校招生考试与人才培养、高校教师发展及教师教育等议题的深入探讨，将有力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快速发展。

目 录

—— 高等教育发展 ——

传记研究视域下的现代化终身学习新认知 / [德] 皮特·阿亥特 陈志伟 / 3

也谈正确认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 / 李 晶 刘 晖 / 16

西藏传统学科教育发展探微 / 巴 果 / 23

教会大学如何与中国文化相遇——从华南女大建筑的视角探讨 / 袁 礼 / 35

荷兰研究型大学使命研究 / 吴 薇 杨莹莹 / 43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治理结构及其特征——基于《柏林洪堡大学章程》

文本的解读 / 张继明 / 54

—— 高校招生考试及人才培养 ——

大中学衔接培养创新人才模式探析——以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启瑞班”

为个案 / 郑若玲 刘 盾 谭 蔚 / 67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自主招生的一个制度设计 / 刘清华 / 80

“以生为本”:高校学业考试管理规定之检视 / 万 圆 / 92

逻辑模型框架下大学生学习满意度评价的理论与实践 / 文 静 / 101

大学生视野中的本科公共基础课程——基于对东南大学的

调查分析 / 崔 军 李霄翔 / 112

—— 高校教师发展及教师教育 ——

论高校青年教师专业发展动力——基于需求理论的

系统分析 / 刘 晖 钟 斌 / 131

关于女教职工退休年龄意愿的调查——以 A 大学

为例 / 赵叶珠 孟 兰 / 140

高校教师职业化的萌芽——由中世纪大学教师

薪酬制说起 / 王 璞 石佳丽 / 153

小班化教学中的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 乔连全 辛丽清 / 160

应用技术大学建设背景下地方大学教师的转型发展 / 方泽强 / 168

高等教育发展

传记研究视域下的现代化终身学习新认知

[德] 皮特·阿亥特 陈志伟

摘 要：终身学习作为一种具象化的新学习形式，代表了后现代社会的教育任务和发展要求。从社会文化、教育、知识、就业、思潮等宏观因素进行分析，可以确立终身学习的意义和地位；从个体“传记学习”的微观角度，可以实现对新时代终身学习概念的纵深理解。传记研究所关注的是人的生命历程如何通过个人主体和社会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获得长久的发展，其中终身学习对个人和社会的关联性起到承接作用，传记研究与终身学习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因此，通过传记的观点对终身学习产生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认识就显得更为有效且具体。

关键词：终身学习 传记研究 现代化社会 知识

一、现代化社会中学习的新语义——终身学习

终身学习的概念自提出以来，经历了学术界和社会各领域的反复论证与探讨，到目前为止，其观念和作用已经深入人心，此概念本身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个体素质的完善已具有了战略性和功能性的效用，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终身学习作为一种具象化的新学习形式，代表了后现代社会的教育任务和发展要求。基于此认识，欧盟发布的《终身学习备忘录》作为其终身学习政策规划的表征性纲领，突出阐明了终身学习已不再仅限于教育或培训领域，而必须作为一种指导原则，对整个学习情境的连续性和传承性进行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0）³。当今学术界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对终身学习的地位如此看重，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决定性因素：

第一，世界已经逐渐步入以高端应用知识为基础的高度智能化时代，具体表现为个人获得最新信息与广博知识的便捷和迅速程度，同时个人还要基于自身和社会利益对这些先进却繁芜的知识和信息资源进行充分的、智能化的筛选和利用。两者都需要个人作为社会个体参与到终身学习中，加强自我对知识和信息的收集、辨识及处理的能力，从而提高社会整体文化和智力水平，提升国家人力资源和综合实力。

第二,当代每个个体都处在相对复杂却先进的生产关系和层次结构中,因此对自身生活的规划及人生价值的实现有更高的追求,同时对于社会责任担当、多元文化融合、种族民族和谐等挑战性议题具有更多的思考和认识,并且这些议题最终将发展成为许多个人的毕生目标。这些目标和追求的实现同样需要终身学习来进行理论铺垫、知识架构和途径选择(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0)⁵,以确保其最终能够按照个体意志和方向不断拓展。

实际上,终身学习之所以与个体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还在于其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终身学习备忘录》明确指出,终身学习在形式上包括或关联所有具有一定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学习活动,如正规学习、非正规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等。其中正规学习是指在传统和正式的教育机构及院校的学习过程,并以获得受认可的学历文凭和学术资格作为阶段成果;非正规学习一般是通过企业、协会、民间组织的倡导和要求而展开的教育培训活动,例如企业岗位培训、个人兴趣爱好深造等,是独立于院校正规教育活动的一种补充或再教育形式;非正式学习即在日常生活过程中自然而然发生,且不具主观目的性或指向性的潜在学习活动(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0)⁸。

以上诸多不同的学习形式相互交织、彼此融合,使得“学习”这一名词需要得到更为广泛的界定。当代学习的范围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时间宽度,即覆盖生命周期的“终身学习”,而更加注重对个人生活广度的影响,即空间层面的“全方位学习”,具体表现为各种不同类型的学习模式相互穿插、相得益彰,使个人和社会形成整体的学习环境与氛围。“全方位学习”尤为重视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等三种学习形式相互之间的互补性,而作为三种学习形式的综合体现,终身学习便成为个人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形式载体和内容主体。在此背景下,终身学习正逐渐作为“新教育秩序”(Field, 2000)¹³³,在社会结构、教育领域及个体自由发展等层面获得新的含义和价值。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学习制度框架毕竟仍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制约,这就使得“新”的终身学习的目标仍是提升个体作为劳动力的工作能力,并不断强化个人的社会属性和责任义务。由此,终身学习同时具备“工具实用主义”与“自由解放主义”两种相互矛盾的属性和特征,这也是当代终身学习有所进步同时也趋于保守的具体体现。

二、宏观角度:终身学习担负教育体系重组的任务

20世纪末,终身学习的概念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共识,这同时意味着传统教育模式在国际范围内的演变,而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根源在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五个相互交叉影响的趋势(Field, 2000)³⁵,即:“工作”内涵的不断变化;新型知识的功能转变;部分主流教育和培训机构的传统功能失调甚至丧失;标榜为“个性化”和“自反性现代化”的社会行动者所带来的社会挑

战及诱发的矛盾升级；劳动力市场内部分化形势加剧（Beck，1992）。以此为出发点，终身学习在应对这些现代化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和存在的对立矛盾与突出变化时，体现了其自身的价值和功能。

（一）终身学习满足后现代社会工作的内在需求

20世纪中叶以来，工作个人生命活动中的比重发生了极大改变，大多数现代人一生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相较祖辈要少得多。例如在1906年的英国，每名工人的年平均工作时间约为2900小时，到了1946年，这一数字下降到2440小时，到1988年则仅为1800小时（Hall，1999）。同样发生变化的还有工作的“内部结构”，即表面上看，工作职位数量不断从工业领域向服务业领域大规模转移，然而其所凸显出的重要意义在于“终生工作”的概念已经成为过去式，就业不再意味着“穷其一生”或“从一而终”，现代社会的科技化和智能化发展，赋予个人择业和就业以更多的灵活性、转换性和多样性，并且由传统的固定僵化的机械工作模式，逐渐演变成为以强调在职培训、自主择业、来去自由甚至居家工作为标志的新型工作模式（Alheit，1992）。这就倒逼社会个体在享有就业自由度的同时，还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知识储备来应对工作环境、形式和内容的挑战。因此，灵活多变的工作和生活结构迫切需要终身学习在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同时，这种工作性质的转变趋势使得个人在人生规划制订方面自由度更高，而且它还给所有与传统工作性质有关的组织结构带来冲击，其中包括就业部门、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等各个社会劳动服务体系，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教育系统，因为在新型工作模式的背景下，教育模式也必须有所转变，以培养更多适应新型劳动力市场的人才。这种转变不仅挑战人们对于新型生活模式的接受和适应程度（Kohli，1985），也是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和开放化的必然结果，同时这种新的工作性质和模式将社会带入风险性和机会性并存的现代化的生活过程中，并在个体自由选择与社会制度维护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平衡。针对这种工作性质的转变，唯有通过终身学习才能适应工作要求和条件的变化与发展，也才能够使劳动者的思想、技能、才华适应新型工作模式并得以提升。因此，终身学习已经不再仅是为了工作而学，它同样也是为了适应社会的新型平衡，避免被社会边缘化而拓展自我，其作为一种创新型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工具，在个体的生命自我管理过程中已经变得不可或缺。

（二）知识在后现代社会中的新功能

目前社会对知识的共识在于，在后工业信息时代所引发的技术革命中，“知识已成为未来社会的关键资源”。这种对知识的认识取代了对知识的传统特点和

实际功能的理解。显而易见,这种认识的核心观点在于不再将简单而有效的知识传播和发布作为重心,也不再将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科学知识相关联(Stehr, 2002),而是将知识看作一种能够不断扩展并应用于具体领域的实用性操作工具。知识自身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一定程度的贬值,因为知识不再是布迪厄所称的“文化资本”,它也无法再对社会结构起决定性作用,更不能保证社会结构通过不断循环往复而保持自身发展的持久性(Bourdieu, 1984)。知识已经演变为一种“灰色资本”(Field, 2000)⁵,其主要功用在于不断为新型虚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加码,例如对电信、光纤、软件、网络等领域的智力输出。此时,知识俨然成为一种新型的实用主义代名词,这种“新知识”的主要特点就在于不断刷新社会的传统观念,在应用领域最大化地发挥实际效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现实财富和价值,最终将实用主义扩展到社会各个角落。

然而,2000年美国股票市场中的科技网络股泡沫破灭却具体表现出了“新知识”不为人知的黑暗一面。其时,高科技风险投资风靡美国,重量级信息科技和产业公司大规模招揽科技人才并许以优厚待遇,其根源就在于对新知识所推动的新型科学技术的推崇和信任。然而,自2000年4月开始,信息科技企业伴随其股价的下跌而风光不再,终于在2001—2002年出现信息科技企业的大裁员,许多通过此行业获利的个体变得赤贫。而究其根本,这也正是由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新科技及背后的新知识所带来的一系列危机。因此,新知识具有双刃剑的特性,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科技革新和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夹杂着潜在的动荡和风险。

以网络沟通及互动为标志的信息科技时代,早已渗透、拓展甚至颠覆了传统的工业生产模式和旧式的行政管理范围,但在对社会个体的依赖方面却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信息科技时代,个人通过与新型的虚拟网络相关联,根据生产性投入和个人消费习惯来进行主体独立性选择,由此开创了知识的未来形式。因此,信息化社会的知识具有创造性,由社会个体通过自身的认识和想法不断进行拓展。而由这种知识所决定的社会结构也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职业领域所构建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模式也被赋予了组织结构动态化及发展演变周期短的特征。

这种基于网络化发展起来的“新知识”需要灵活而及时的沟通反馈体系、复杂而有效的个体自我管理和长效而稳定的知识质量保障。在“新知识”创造和传播的整个过程中,传统形式的教育和学习的性质需要发生巨大变革(Stehr, 2002)。它们不应满足于仅作为普遍常识、知识、观念和技能的交流和传播工具,而应逐渐转变为一个桥梁和联结,以确保社会个体的知识创造与社会组织的知识管理之间产生永久的结合和持续的交流,为“新知识”从创造、验证、应用、传播、流通到共享的整个流程起到桥梁和引导作用,从而保障“新知识”在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之间无障碍的流通。反观终身学习,它强调的不再是短

期目标性的学习和实践,而是要求个人在不断、主动、自觉学习和思考的前提下,通过与社会需要和结构相关联,将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应用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过程中,凸显个人在“新知识”创造和传播方面的才能,最终实现“新知识”在整个社会中的自由流动。因此,实现终身学习,尤其是自我管理学习的理念,在“新知识”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应起到重要的作用,这甚至有助于整个个人与社会的知识交流体系和框架的确立。

(三) 已建立的教育机构的功能失调

知识型社会的出现,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终身学习概念的盛行,使得经典的教学结构和关系矛盾显现,从而导致了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该理论主要通过全日制教学的时间跨度来计算教育资本投入的程度,并且假定将此时间延长的结果会对社会个体参与终身学习的意愿产生积极影响(Schuller, 1998)。然而,现代大量实证研究已经通过证据证实了该理论的谬误(Tavistock Institute, 1999),并指出如果仅仅只是延长教学时长,而缺乏对教学过程的条件结构和内容品质的改善的话,反而会导致大多数学习者失去学习动机和兴趣,转而形成纯粹的工具性和功利性的学习态度和目的,从而由自觉主动的学习者演变为受压迫和背负巨大压力的学习者,这将无益甚至有害于学生毕业之后的终身自主学习(Schuller, 1998)。

目前所构想的终身学习策略,需要学习组织和教学机构从初等教育阶段就开始进行思维模式与教学导向的转变。教育的方针目标将不再着眼于学习成果的有效性、教学策略的实施效果或整齐划一的普通课程,而是强调通过多样和开放的教学形式来满足学习者对学习内容和条件的需求及适应(Bentley, 1998),这也就意味着教学机构和实施者需要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非正规及非正式学习的机会与选择。教学的关键价值取向也不再是针对特定教材的照本宣科或固定知识的传统讲解,而是通过对学习环境的优化来激励学习者个体产生自我独立的学习意识和动机,由“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即要求学习者学会独立学习(Simons, 1992)。

自我独立学习的前提之一就是要求学习者具备学习的基本能力,如阅读、写作、运算及计算机使用等,然而即便这些技能属于基础范畴,它们也必须与学习者的个人实践经验相融合,才能使学习者充分掌握。这些通过个体意识和认知所获得的技能在实际使用中,都必须能够与社会环境和个体情感相结合。这就要求传统的教育和培训机构具有高度结构化的社会实践结合能力,发展成为“学习型组织”,并要求组织中的学习者不仅在自主意识下进行时间跨度上的终身学习,同时也从空间层面上开展“全方位学习”,即随时随地随事地进行主动学习。

要满足这样的学习条件,学校就必须与相邻并活跃在本地区的社区、企业、

协会、公共机构甚至个体家庭等建立网络型结构,保持互通互联;同时还要不断发现新的学习环境和有特点的学习场所。与之呼应的是当前国际上对新型学校的发展理念,其标志是赋予独立的学校或教学机构以大量的办学自主权,实际上是为教学单位提供更大的办学空间和自由度,这同样也是当前普通高校、成教学院以及各类教育机构所面临的发展趋势。而以上这些机构性或理念性的转变,其根由就是创造更广阔和自由的学习环境来满足个体终身学习的发展需要。由此,通过政府机关、教育机构、社会文化以及学习者个人共同构建出新型的学习环境和知识背景,使得个人的终身学习得以畅通无阻地进行,最终可谓在终身学习理念的指引下,通过一场“无声的革命”为学习型社会建立起“教育的新秩序”(Field, 2000)¹³³。

(四) “个性化”和“自反性现代化”

当前,社会组织的构成愈来愈具有复杂性,其中包含着无数的社会个体,在这种由个人形成的大社会组织的背景下,个人的“个性化”需求已绝非荒谬的乌托邦式理想,而是有现实的根源和条件支撑。实际上个人的需求层次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其中经济因素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需求指标,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在“个性化”需求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个人的思想和文化需求来看,尽管社会中的各种不平等在延续,然而传统的社会环境和禁锢的理念思想已经开始得到释放,从而为思想和文化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自由的环境。主观上,“个性化”更具有局域本土化的特征,并且与代际、性别、民族甚至特定的生活方式有紧密的关联(Alheit, 1999);客观上,信息领域的扩张和消费产品的丰富已经极大地扩展了社会成员对信息和产品的选择权,由此带来的生活多样性,使得个体生命过程变得更加难以预料和推定。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社会个体在极大程度上不断获得决定的自主权,来自自由转换自我的人生导向,这也使得个性化现象变得更加明显,同时自主化的趋势尤为高涨。

这种生命历程中明显的个性化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需要,对自身行为产生“自反性”的压力,催生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自反性”的现代化,即“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而这也正是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的著名论断。在贝克和吉登斯看来,“自反性现代化”并非以新的现代化解救或替代原有的现代化,而是社会浸淫在现代化的副作用中“自食恶果”。所以,自反性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能力在于现代化的副作用,突出表现为官僚体系、未知事物、经济风险、科技滥用等对社会和人类的破坏与冲击,从而使得社会个体在面对日常性、灾难性、全球性、未知性、难测性的社会风险时,产生不同的解决方法和抗争形式,进而激起社会大面积的正义冲突以及社会自我对抗,导致自反性现代化过程的展开与发展。然而,

为了能够处理并适应这种新型的现代化,社会个体只能通过终身学习过程建立和发展全新而灵活的自身能力结构,对未知事物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从而规避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并且只有通过终身学习,提升个人对知识的掌握能力和自身思想素养的水平,才能在自反性现代化中找到消除各种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影响的办法。由此,自反性现代化对整个教育体系提出根本性变革的要求,更使得终身学习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得以不断提升和扩展,换言之,社会越具有现代化特征,终身学习越应引起重视,这也是终身学习在现代化社会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五) 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越加明显

目前的实证证据表明,劳动力市场划分的细化趋势正在逐渐淘汰技术水平低下的劳动力,换句话说,在知识社会中,社会个体在受雇用前已经被要求通过学习和实践来满足今后工作中的技能和知识的特定标准。较之过去的工业社会,当今社会对不符合技术标准或不具备专业能力的劳动力采取更为严厉的淘汰机制,而这种机制也并非全新型或统一的,其中阶级和性别仍然是决定性的指标。在这种新型的劳动力选拔机制中,社会个体的年龄扮演着越来越显著而重要的角色(Tuckett, Sargatit 1999),而在早先求学时代没有机会学会如何学习的人,在今后的生命过程中将很少再有机会通过自身努力或自我意识学习到新的技能,因而更容易被劳动力市场所淘汰。

通过技术指标对个体进行的严格评价和劳动力市场的严酷准入机制,展现出未来学习型社会可能出现的分化景象:少数“人生赢家”通过终生不辍的学习,最终占领社会的顶层;而逐渐增多的“社会失败者”由于无法享有学习机会,或在压力下自愿放弃获得新知识的能力,从而处于社会底层。两者之间的分界将会非常明显且难以逾越。经合组织将这种情景描述为:“对于拥有成功教育经验并自认为有学习能力的学习者,不断学习是一种丰富的经历,将会增加其对自身生活甚至所处社会的控制感;然而,对于被排除在这个学习过程之外或选择不去积极参与的学习者而言,以终身学习泛化为标志的未来社会将使他们被隔绝在以‘知识财富’为特征的未来世界之外。这种两极分化的结果,从经济层面上将会导致人力资源水平的下降和社会福利开支的增加,从社会层面上将会导致阶级分化的矛盾和社会结构的崩坏。”(OECD, 1997)因此,为了避免或缓解这种分化情况,针对未来社会劳动力的发展需要做出相应的社会和教育变革。

一些激进的教育专家认为,我们目前所生活的社会模式正在由传统的商业社会自动自觉地演变为以新经济为代表的现代学习型社会,从而会自动地消弭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现象。然而,事实却是这种“自动自觉”仅仅是表面上的改变和转移,实际上终身学习型社会无法自行主动地移除旧式教育系统的运